

第十四卷

王岐公

岐公在翰苑時，中秋有月，上問：「當直學士是誰？」左右以姓名對，命小殿對設一位，召來賜酒。公至殿側，侍班俄頃，女童小樂引步輦至，宣學士就坐。公奏：「故事，無君臣對坐之禮。」上云：「天下無事，月色清美，與其醉聲色，何如與學士論文。若要正席，則外廷賜宴，正欲略去苛禮，放懷飲酒。」公固請不已，再拜就坐。上引謝莊賦、李白詩，美其才，及出御制詩示公，公歎仰聖學高妙。每起謝，必敕內侍挾掖，不令下拜。夜漏三鼓，上悅甚，令左右宮嬪各取領中裙帶、或團扇手帕求詩，內侍舉牙牀以金鑲水晶硯、珊瑚筆、格玉管筆，皆上所用者於公前。來者應之，略不停綴。都不蹈襲前人，盡出一時新意，仍稱其所長，如美貌者，必及其容色。人人得其歡心，悉以進呈。上曰：「豈可虛辱，須與學士潤筆。」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，裝公襟頭，簪不盡者，置公服袖中，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。宴罷，月將西沉，上命輒金蓮燭，令內侍扶掖歸院。翌日，問：「學士夜來醉否？」奏云：「雖有酒不醉。到玉堂，不解帶便上牀，取襟頭在面前，抱兩公服袖坐睡，恐失花也。」都下盛傳天子請客。

明節劉后

劉貴妃，其出單微，入宮即大幸，由才人七遷至貴妃。生濟陽郡王械、祁王模、信王榛。政和三年秋薨。先是妃植芭蕉於庭曰：「是物長，吾不及見矣。」已而，果然，左右奔告帝。帝初以其微疾不經意，趨幸之，已薨矣，始大悲惻。待加四字諡曰：「明達懿文。」敘其平生，諸樂府。又欲踵溫成故事，追崇使皇后。表請封冊贈為皇后，而以「明達」諡焉。

時又有安妃劉氏者，本酒保家女，初事崇恩宮。宮罷，出居宦者何訴家。內侍楊戩譽其美，復召入。妃以同姓養為女，遂有寵為才人，迸至淑妃。生建安郡王、嘉國公椅，英國公和福帝姬。政和四年，加貴妃，朝夕得侍上，擅愛專席，嬪御為之稀進，擢其父劉宗元節度使，妃天姿警悟，解迎意旨，雅善塗飾。每制一服，外間即效之，林靈素以妖技進，目為九華玉真安妃，尚其像於神霄帝君之左。宣和三年薨，年三十四。初諡「明節和文」，旋用「明達」，近比加冊，贈為皇后，葬其園之西北隅。帝悼之甚，後宮皆往唁，帝相與啜位，崔妃獨在側無感容。帝悲怒，疑其為厭蠱，卜者劉康孫緣妃以進，喜妄談休咎，捕送開封獄。醫曹孝忠侍疾無狀，閣內侍王堯臣坐盜金珠，及出金明池游宴事，并鞫治。獄成，同日誅死，遂廢崔妃為庶人。崔生漢王椿及帝姬五人云。

又，明節劉后，一時遭遇，寵傾六宮，忽苦疾。臨終戒左右云：「我有遺祝在領巾上。候我氣絕，奏官家親自來解。」語畢而終。左右馳奏，上至哀慟，悲不自勝。領巾上蠅頭細字，其辭云：「妾出身微賤，而無寸長，一旦遭遇聖恩，得與嬪御之列，命分寒薄，至此夭折。雖埋骨幹九泉，魂魄不離左右，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，天下生靈之眾，大王帝姬之多，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，深動聖懷；況後宮萬計，勝如妾者不少。妾深欲思死，面與君父訣別，謫限已盡，不得少留。」冤痛之情。言不能盡；下有數百點悲切之言，不能盡記。自後，左右每欲寬解，必提領巾，上愈傷感。

聞者謂：「李夫人不足道也。」林靈素謂后是九華安妃，臨終聞本殿異香音樂。次年有青坡術士，見后於巫山，彷彿鈿合金釵云。

蔡京太清樓記

蔡京太清樓侍宴記云：政和二年三月，皇帝制詔臣京有過省愆，復官就第，詔以是月八日，開後苑宴太清樓。召臣執中、臣僕、臣、臣京、臣紳、臣居厚、臣正夫、臣蒙、臣洵、臣安中、臣詢武、臣侏、臣貫於崇政殿賜坐。命宮人擊鞠，乃由景福殿西序，入苑門，詔臣京曰：「此跬步至宣和，即言者所謂金柱玉戶者也。」厚誣宮禁其令子攸掖入觀焉。東入小花徑，南度碧蘆，又東楹便門，至宣和殿，止三楹几案榻榻，漆以黑，下宇純朱，上棟純綠，飾緣無文采，東西各有殿，東曰「瓊蘭」，西曰「凝芳」，後曰「積翠」，南曰「瑤林」，北曰「玉宇」。後有沼曰「環碧」，兩旁有亭曰「臨漪」、「花渚」。沼次有山殿，雲華閣曰「太寧」。左右躡道以登，中道有亭，一曰「琳霄」，次曰「春閣」，下有殿曰「玉華」。「玉華」之側，有御書榜曰「三洞瓊文」，旁有「種玉」、「綠雲」軒相峙。臣京奏曰：「宣和殿閣、亭、沼，潔齊清虛，樸素若此，則言者不根，蓋不足恤。」日午，謁者引執中已下，入女樂童四百，靴袍玉帶，列排場下。宮人珠籠金玉，束帶秉扇，拂淨巾、劍鉞，執香球，擁御牀，以次立。酒三行，上顧謂群臣曰：「承平無事，君臣同樂，宜略去苛禮。飲食起居，當自便無問。」已而，群臣盡醉。

京又為皇帝幸鳴鑾堂，記曰：宣和九年九月，金芝生道德院。二十日，皇帝自景龍江泛舟，由天波溪至鳴鑾堂，淑妃從。臣京朝堂下，移班拜妃。內侍連呼曰：「妃答拜。」臣欲謝，內侍掖起，膝不得下。上曰：「今歲四幸鳴鑾矣。」臣頓首曰：「昔人三顧堂，成已六幸，千載榮遇。鳴鑾固卑陋，且家素篋無具，願留少頃，使得伸尊奉意。」上曰：「為卿從容。」臣退西廡視庖膳。上為舉箸，屢歡笑，如家人。亦遣使持瑪瑙大賜酒。西親手調茶，分賜左右。妃小酌，遣賜道由臣堂視臥內，嗟其弊惡。步至芝所，上立門屏側語臣曰：「不御袍帶，不可相見，可去冠服。」臣惶怖曰：「人臣安敢，罪萬死。」上曰：「既為姻家，置君臣禮，當敘親。」上親酌，手持橄欖以賜。時屏內御坐有嬪在側，咫尺不敢望。眾嘩曰：「妃也。」妃與顧遽起立，臣附童貫致禮，乃奏乞遣貫為妃壽。上乃酌酒授貫，妃飲竟。上又酌為妃酌酒。上持杯，妃酬酒；上調羹，妃剖橙榴、折芭蕉，分餘甘遺臣婢竟。餘賜曰：「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，必賜師相，無頃刻廢忘，諭師相知無忘。」臣懷感歎謝。上又賜酒，命貫酌臣。臣與貫耳語，貫為臣言：「君臣相與，古今無若者。」臣嗚咽嗟歎，因語身危，「非主上幾不保，如今日大理魏彥純事是也。」貫遽以聞，上駭曰：「御卿若此，小人猶敢爾。昨日轟山對請窮治彥純，已覺其離間，故罷山尹事。朕豈以一語罪卿。小人以細故纖羅耳。」亟索紙，即屏上草詔：「釋彥純，轟山知安州。」上又命酒使貫陪，遂醉，諸孫掖出。

京之敘致，羅縷如此，不特欲誇耀於世，又將以恐動言者。然不知皆不足恃。而其榮也，適足以為國家之辱焉。上特以其居尚露土木，賜紫羅萬匹，使治巒幕。而京之獻遺，亦數十萬緡。後戶部侍郎王蕃發之。究治，皆榷貨務錢也。所謂大波溪者，由景龍寶篆宮循城西南以至京第。其子孫上書，其父謂「今日恩波，他年禍水」。而小民謠言十不羨萬，乘官家羊脂車是也。

蔡京保和延福二記

蔡元長所述太清樓侍宴記，列於前。又得保和殿曲宴、延福宮曲宴二記，今復載於左方。

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，皇帝召臣蔡京、臣王黼、臣越王俣、臣燕王似、臣嘉王楷、臣童貫、臣嗣濮王仲忽、臣馮熙載、臣蔡攸宴保和殿。臣蔡、臣蔡東曲水朝於玉華殿。上步西曲水，循茶架至大寧閣。登層巒、琳霄、鸞鳳、垂雲亭，景物如前，林木蔽蔭加勝，始至保和殿。三楹七十架，兩夾閣，無彩繪飾侈，落成於八月。而高竹崇檜，已森然蒼鬱。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，列寶玩與古鼎彝器玉器。左夾閣曰「妙有」。設古今儒書、史子楮墨，右曰「日宣」，置道家金櫃玉笈之書，與神霄諸天隱文。上步前行稽古閣，有宣王石鼓，歷邃古、尚古、鑿古、作古、傳古、博古、秘古諸閣，藏祖宗訓謨，與夏商周尊彝鼎鬲爵函敦盤盂，漢晉隋唐書畫，多不知識之者。上親指示，為言其概。抵玉林軒，過宣和殿、列岫軒、天真閣，凝德院之東，崇石峭壁高百丈，林壑茂密，倍於昔見。過翠翹燕閣諸處，賜茶全真殿，上親御撤注賜出乳花盈面。臣等惶恐，前曰：「陛下略君臣夷等，為臣下烹調，震悸惶怖，豈敢啜？」上曰：「可少休。」乃出寶林殿中，使憑軒傳旨，留題殿壁，喻臣筆墨已具。乃題曰：

瓊瑤錯落密成林，檜竹交加午有陰。

恩許塵幾時縱步，猶如身在五雲深。

頃之就坐，女童樂作。坐間賜荔子、黃橙、金柑相間，布列前後，命師文浩剖橙分賜。酒五行，再休許至玉真軒。在保和西南廡即安妃妝閣，命使傳旨曰：

雅宴酒酣添逸興。玉真軒內看安妃。

詔臣康補其成篇。臣即題曰：

保和新殿麗秋輝，詔許塵凡到綺闈。

方是時人自謂得見妃矣。既而，但畫像掛西垣，臣即以謝奏曰：

玉真軒檻暖如春，只見丹青未見人。

月裡娥終有恨，鑿中姑射未應真。

須臾，中使召臣至玉華閣，上手持詩曰：「因卿有詩，況姻家自當見。」臣曰：「頃緣萼葦，已得拜望，故敢以詩請。」上大笑。妃素妝，無珠玉飾，綽約若仙子。臣前進再拜斜謝。妃答拜，臣又拜，妃命左右掖起。上手持大觥酌酒，命妃曰：「可勸太師。」臣奏曰：「禮無不報，不審酬酢可否？」於是持瓶注酒，授使以再坐。撤女童，去羯鼓，御侍奏細樂，作蘭陵王揚州散，酬觴交錯。臣奏曰：「陛下樂與人同，不聞高卑。日且暮，久勤聖躬不敢安。」上曰：「不醉無歸。」更勸迭進行無算。臣又奏曰：「樂奏嬪紛，酒筋交錯，方事宴飲，上及繼述，下及故老，若朋友相與銜杯，接慇懃之勸。道舊論新，顧臣何足以當，臣請序其事，以示後世，知今日宴樂，非酒食而已。」夜漏三更五籌，眾前奏丐罷始退。

十三日京序延福宮曲宴記：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，召宰執親王等，曲宴於延福宮。特召學士承旨，臣李邦彥、學士臣宇文粹，中與示異恩也。是日，初御睿謨殿設席，如外廷賜宴之禮。然器皿肴品，瑰奇精緻，非常宴比。仙韶執樂，和音曼聲，合變爭節，亦非教坊工人所能彷彿。上遣殿中監察行諭旨曰：「此中不同外廷，無彈奏之儀，但飲食自如。果實有餘，自當攜歸。」酒五行，以碧玉盞，宣諭侍宴諸臣云：「前此，曲宴早坐，未嘗宣勸。今出異數，少憩於殿門之東廡。」晚召赴景龍門觀燈，玉華閣飛陸金碧絢輝，疑在雲霄間。設衢尊鈞樂於下都，人熙熙，且醉且戲，繼以歌誦，示天下與民同樂之恩，真太平之盛事也。詣穆青殿，後入崆峒天，過霓橋至會寧殿。有八閣，東西對列，曰琴、棋、書、畫、蔡、丹、經、香。臣等熟視之，自崆峒至八閣，所陳之物，左右上下皆琉璃也，映徹煌，心目俱奪。閣前再坐，小案玉珍異，如海陸羞鼎，又與睿謨不同。酒三行甚速，起詣殿例縱觀。上語保和殿學士蔡曰：「引二翰苑仔細看，一一說與。」諄諭再三。次詣平成殿，鳳燭龍燈燦然。晝，奇偉萬狀不可名言。上命近侍取茶具，親手注湯擊沸。少頃，白乳浮盞，而如疏星淡月，顧群臣曰：「此是布茶。」飲畢，皆頓首謝。既而坐，酒三行，後出宮人合曲，妙舞蹁躑，態有餘妍，凡目創見，上諭臣邦彥、臣粹中曰：「此盡是嬪御，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，自卿等始。」又曰：「翰林志誰修？」太宰王黼奏云：「承旨李邦彥。」上顧邦彥曰：「好，翰林志可以盡載此事。」此儒臣榮遇，臣邦彥謝不敏。瓊瑤玉杯，宣勸非一，上每親臨視使。後謂臣某曰：「李承旨善飲。」乃數被特進，至夜分而罷。

德壽宮看花

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，南內遣閣長至德壽宮奏知，連日天氣甚好，欲一二日間，恭邀車駕幸聚景園看花，取自聖意，選定一日。太上云：「傳語官家，備見聖孝。但頻頻出去，不惟費用，又且勞人。本宮後園亦有幾株好花，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閒看。」遂遣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，遵依。次日進早膳後，車駕與皇后、太子過宮。起居二殿訖，先至燦錦亭進茶，宣召吳郡王曾，兩府以下六員侍宴，同至後苑看花。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，效學西湖鋪設，珠翠花朵，玩具匹帛及花籃鬮竿市食等。許從內人關撲。次至球場，看小內侍拋彩球、蹴鞦韆。又至射廳，看自戲依例宣賜。回至清妍亭，看茶。就登御舟，繞堤閒遊。亦有小舟數十隻，供應雜藝、嘌唱、鼓板、蔬果，無異湖中。太上倚欄閒看，適有雙燕掠水飛過，得旨令曾覲進詞賦。遂進《阮郎歸》云：

柳雲庭院占風光，呢喃春晝長。

碧波新漲小池塘，雙雙蹴水忙。

萍散漫，絮飛揚，輕盈體態狂。

為憐流水落花香，銜將歸畫梁。

既登舟，知閣張掄進《柳梢青》云：

柳色初濃，餘寒似水，纖雨如塵。

一陣東風，文細皺，碧水粼粼。

仙娥花月精神，奏鳳管駕弦門新。

萬歲聲中，九霞杯內，長醉芳春。

曾覲和進云：

桃靨紅勻，梨腮粉薄，鴛鴦亡塵。

鳳閣凌虛，龍池澄碧，芳意粼粼。

清時酒聖花神，看內苑風光又新。

一部仙韶，九重鸞杖，天上長春。

各有宣賜。次至靜樂堂看牡丹，進酒三杯。太后邀太皇、官家同到劉婉容奉華堂。聽摘阮奏曲罷，婉容進茶訖，遂奏太后云：「近教得二女童瓊華、錄華，並能琴阮、下棋、寫字、畫竹、背誦古文，欲得就納與官家雜劇。」遂令各呈伎藝，並進自制阮譜三十曲。太后遂宣賜婉容宣和殿玉軸沉香槽，三峽流泉正阮，一面白玉九藝道冠，北珠綠領道斃，銀絹三百匹，兩會子三百萬貫。是日，三殿並醉，西牌還內。

德壽宮生辰

八月二十八日，壽聖皇太后生辰。先十日，車駕過宮，先至太上處起居，次入本殿進香。以次，皇后、太子、太子妃，莊文太子妃，張娘娘已下，並進香起居。至太上內書院，進泛索，遂奏安止，還內。十二日，婉容到宮至西邊門廊下，先至太上處奏起居，次入本殿進香。諭兩免下階，起居太內進香。十三日，知省及大官至宮進香，閣長就管押，進奉銀絹、度牒等，並七寶金銀器皿，比天中節減半。官屬進香，並設有壽星及神仙書畫等物。隔簾奏喏，免起居，退。次日，皇太后宅親屬到宮進香，並本宮人吏、後苑官屬作院使等臣，節次進香。二十一日卯時，皇后先到宮候駕至，到太上前殿起居，次至本宮殿。官家第一班，皇后第二班，太子並妃第三班，各上壽訖。太后宅親屬上壽，並同天中節儀。太上邀官裡至清心堂，進泛索，值雨不呈戲，依例支賜。午初二刻，奏辦就本殿大堂西北坐官家花帽上蓋。皇后三釵頭冠，並賜簪花。酒至第五盞，免大衣，官裡便背兒赴坐。第七盞，小劉婉容進自制《十色菊》、《千秋菊》曲，破內人瓊瓊、柔柔對舞。上於閣子庫支賜五兩數珠子，一號細色北緞十匹。太后又賜七寶花十枝，珠翠芙蓉領緣一幅。又移坐靈芝殿，有木犀處進酒。次到至樂堂再坐，至更盡後還內。

金廢帝海陵諸嬖

海陵為人善飾詐。初為宰相，妾媵不過三數人。及踐大位，逞慾無厭。後宮諸妃十二位，又有昭儀至充媛九位，婕妤、美人、才人三位，殿直最下，其他不可數舉。初即位，封岐國妃徒單氏為惠妃，後為皇后。第二娘子大氏封貴妃。第三娘子蕭氏封昭容。耶律氏封修容。其後貴妃大氏進封惠妃。貞元元年，進封姝妃。正隆二年，進封元妃。昭容蕭氏，天德二年特進淑妃，貞元二年，進封宸妃。修容耶律氏，大德四年進昭媛，貞元元年進昭儀，三年，進封麗妃。即位之初，後宮止此三人，尊卑之敘、等威之辨，若有可觀者。及其侈心既萌，淫肆蠱惑，不可復振矣。

昭妃阿里虎 昭妃阿里虎，姓蒲察氏，駙馬都尉沒里野女。初嫁宗盤子阿虎迭，阿虎迭誅，再嫁宗室南家。南家死，是時南家父突葛速為元帥，都監在南京，海陵亦從梁王宗弼在南京，欲娶阿里虎，突葛速不從，遂止。及篡位，方三日，詔遣阿里虎歸父母家。閱兩月，以婚禮納之。數月，特封賢妃，再封昭妃。阿里虎嗜酒，海陵責讓之，不聽，由是寵衰。昭妃初嫁阿虎迭，生女重節。海陵與重節亂，阿里虎怒重節，批其頰，頗有詆訾之言。海陵聞之，愈不悅。阿里虎以衣服遺前夫之子，海陵將殺之。徒單後率諸妃嬪哀求，乃得免。凡諸妃位，皆以侍女服男子衣服，號假廁兒。有媵哥者，阿里虎與之同臥起，如夫婦。廚婢三娘以告海陵，海陵不以為過，惟戒阿里虎勿答三娘。阿里虎榜殺之。海陵聞昭妃閣有死者，意度是三娘。曰：「若果爾，吾必殺阿里虎。」問之，果然。是月，光英生月，海陵私忌，不行戮。阿里虎聞海陵將殺之也。即不食，日焚香禱祝，冀脫死。逾月，阿里虎已委頓不知所為。海陵使人縊殺之，並殺侍婢擊三娘者。

貴妃定哥 貴妃定哥，姓唐括氏，有容色，崇義（軍）節度使烏帶之妻。海陵舊嘗有私，侍婢貴哥與知之。烏帶在鎮，每遇元會生辰，使家奴葛魯、葛溫詣闕上壽。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，及兩宮太后起居。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：「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。能殺汝夫以從我乎？」貴哥歸，具以海陵言告定哥。定哥曰：「少時醜惡，事已可恥。今兒女已成立，豈可為此！」海陵聞之，使謂定哥：「汝不忍殺汝夫，我將族滅汝家。」定哥大恐，乃以子烏答補為辭曰：「彼常侍其父，不得便。」海陵即召烏答補為符寶祗候。定哥曰：「事不可止矣。」因烏帶醉酒，令葛溫、葛魯縊殺烏帶，天寶四年七月也。海陵聞烏帶死，詐為哀傷。已葬烏帶，即納定哥宮中為娘子。貞元元年，封為貴妃，大愛幸，許以為后。每同輦游瑤池，諸妃步從之。海陵嬖寵愈多，定哥希得見。一日，獨居樓上，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，定哥望見，號呼求去，詛罵海陵。海陵陽為不聞而去。定哥自其夫時，與家奴閻乞兒通，嘗以衣服遺乞兒。及為貴妃，乞兒以妃家舊人，給事本位。定哥既怨海陵疏己，欲復與乞兒通。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宮中，定哥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。乞兒識其意，笑曰：「妃今日富貴忘我耶！」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宮中，恐閻者索之，乃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，遣人載之入宮。閻者索之，見篋中皆褻衣，固已悔懼。定哥使人詰責閻者曰：「我天子妃，親體之衣，爾故玩視何也？我且奏之！」閻者惶恐曰：「死罪。請後不敢！」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兒，載入宮中，閻者果不敢復索。乞兒入宮十餘日，使衣婦人衣，雜諸宮婢，抵暮遣出。貴哥以告海陵。定哥縊死。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誅。封貴哥萃國夫人。

初，海陵既使定哥殺其夫烏帶，使小底藥師奴傳旨定哥，告以納之之意，藥師奴知定哥與閻乞兒有奸，定哥以奴婢十八口賂藥師奴，使無言與乞兒私事。定哥敗，杖藥師奴百五十，先是藥師奴嘗盜玉帶當死，海陵釋其罪，逐去。及遷中都，復召為小底。及藥師奴既以匿定哥好事被杖後，與秘書監文俱與靈壽縣主有奸，又杖二百，除名。藥師奴當斬，海陵欲杖之。謂近臣曰：「藥師奴於朕有功，再杖之，即死矣。」丞相李睹等執奏藥師奴於法不可恕，遂伏誅。海陵以葛溫、葛魯為護衛。葛溫累官常安縣令，葛魯累官襄城縣令，大定初，皆除名。

麗妃石哥 麗妃石哥者，定哥之妹，秘書監文之妻也。海陵私之，欲納宮中，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。海陵謂按都瓜曰：「必出爾婦，不然我將別有所行。」按都瓜以語文，文難之。按都瓜曰：「上謂別有所行，是欲殺汝也。豈以一妻殺其身乎？」文不得已，與石哥相持慟哭而訣。是時，海陵遷都至中京，遣石哥至中都，俱納之。海陵召文至便殿，使石哥穢談戲文以為笑。後定哥死，遣石哥出宮。不數日，復召入，封為修容。貞元三年，進昭儀。正隆元年，封柔妃。二年，進麗妃。

柔妃彌勒 柔妃彌勒，姓耶律氏。天德二年，使禮部侍郎蕭拱取之於汴。過燕京，拱父仲恭為燕京留守，見彌勒身形非若處女者，歎曰：「上必以疑殺拱矣。」及入宮，果非處女，明日遣出宮。海陵心疑蕭拱，竟致之死。彌勒由宮數月，復召入，封為元妃。

封其母張氏莘國夫人，伯母蘭陵郡君蕭氏為鞏國夫人。蕭拱妻擇特懶，彌勒女兄也。海陵既奪文妻石哥，卻以擇特懶妻文。既而詭以彌勒之召，召擇特懶入宮亂之。自後彌勒進封柔妃云。

昭妃阿懶 昭妃阿懶，海陵叔曹國王宗敏妻也。海陵殺宗敏，而納阿懶宮中。貞元元年，封為昭妃。大臣奏：「宗敏屬近尊行，不可。」乃令出宮。修儀高氏，秉德弟里妾也。海陵殺諸宗室，釋其婦女。宗本子莎魯刺妻，宗固子胡里刺妻，胡笨來妻及里妻，皆欲納之宮中。諷宰相奏請行之。使徒單貞諷蕭裕曰：「朕嗣續未廣，此黨人婦女，有朕中外親，納之宮中何如？」裕曰：「近殺宗室，中外異議紛壇。奈何復為此耶？」海陵曰：「吾固知裕不肯從。」乃使貞自以己意諷裕，必欲裕等請其事。貞謂裕曰：「上意已有所屬，公固止之，將成疾矣。」裕曰：「必不肯已，惟上擇焉。」貞曰：「必欲公等白之。」裕不得已，乃具奏。遂納之。未幾，封高氏為修儀，加其父高邪魯瓦輔國上將軍。母完顏氏，封密國夫人。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。自熙宗時，見悼后干政，心惡之。故自即位，不使母后得預政事。於是遣高氏還父母家。詔尚書省，凡后妃有請於宰相者，收其使以聞。

昭媛察八 昭媛察八，姓耶律氏，嘗許嫁奚人蕭堂古帶。海陵納之，封為昭媛。堂古帶為護衛。察八使侍女習捻，以軟金鶉鷓袋數枚遺之。事覺。是時，堂古帶謁告在河間驛，召問之。堂古帶以實對，海陵釋其罪。海陵登寶昌門樓，以察八詢諸后妃，手刃擊之，墮門下死，並誅侍女習捻。

壽寧縣主什古等

壽寧縣主什古，宋王宗望女也。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捻，梁王宗弼女也。師姑兒，宗雋女也。皆從姊妹。混同郡召莎里古真，及其妹餘都，太傅宗本女也，再從姊妹國夫人重節，宗盤女孫。再從兄之女。及母大氏表兄張定安妻奈刺忽，麗妃妹蒲魯胡只，皆有夫，惟什古喪夫。海陵無所忌恥，使高師姑、內哥、阿姑等傳達言語，皆與之私。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，皆分屬諸妃出入位下。奈刺忽出入元妃位，蒲魯胡只出入麗妃位，莎里古真、餘都出入淑妃位，什古、重節出入昭妃位，蒲刺、師姑兒出入淑妃位。

海陵使內哥召什古，先於暖位小殿，置琴、阮其中，然後召之。什古已色衰，常譏其衰老，以為笑。惟習捻、莎里古真最寵，恃勢，答決其夫。海陵使習捻夫稍喝押護衛直宿，莎里古真夫撒速近侍局直宿。謂撒速曰：「爾妻年少，遇爾直宿，不可令宿於家，常令宿於妃位。」每召入，必親伺候廊下，立久則坐於高師姑膝上。高師姑曰：「天子何勞意如此？」海陵曰：「我固以天子為易得耳，此等期會難得，乃可貴也。」每於臥內遍設地衣，裸逐以為戲。莎里古真在外為淫佚，海陵聞之大怒。謂莎里古真曰：「爾愛貴官，有貴如天子者乎？爾愛人才，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？爾愛娛樂，有豐富偉岸過於我者乎？」怒甚，氣咽不能言。少頃，乃撫慰之曰：「無謂我聞知，便爾慚惡，遇燕會當行，亦自如，無為眾所測度也，恐致非笑。」后亦屢召入焉。餘都，牌印松古刺妻也。海陵嘗曰：「餘都貌雖不揚，而肌膚潔白可愛。」蒲刺進封壽康公主，什古進封昭寧公主，莎里古真進封壽陽縣主，重節進封蓬萊縣主。重節即昭妃蒲察氏所生。蒲察怒重節與海陵淫，批其頰。海陵怒蒲察氏，絞殺之。

海陵

凡宮人在外有夫者，皆分番出入。海陵欲率意幸之，盡遣其夫往京，婦人皆不聽出外。常令教坊番至禁中，每幸婦人，必使奏樂，撤其幃帳，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其前。嘗幸室女不得，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。或妃嬪列坐，輒率意淫亂，使共觀。或令人效其形狀，以為笑。凡坐中有嬪御，海陵必自擲一物於地，使近侍環視之，他視者殺。誠宮中給使男子，於妃嬪位舉首者，其目。出入不得獨行，便旋須四人偕往。所司執刀監護，不由路者斬之。日入後，下階砌行者死，告者賞之錢百萬。男女倉卒誤相觸，先聲言者賞三品官，後言者死，齊言者皆釋之。

女使辟懶有夫在外，海陵封以縣君，欲幸之，惡其有娠，飲以 香水，躬自揉拉其腹，欲墮其胎。辟懶乞哀，欲全性命，苟得乳免，當不舉。海陵不顧，竟墮其胎。蒲察阿虎迭女叉察，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，嫁秉德之弟特里。秉德誅，當連坐。太后使梧桐請於海陵，由是得免。海陵白太后，欲納叉察。太后曰：「是兒始生，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，至於成人。帝雖舅，猶父也。不可！」其後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刺補。海陵數使人諷乙刺補出之，因而納之。叉察與完顏守誠有好。守誠本名遏里來。事覺，海陵殺守城。太后為叉察求哀，乃釋之。叉察家奴告叉察語涉不道，海陵自臨問，責叉察曰：「汝以守誠死誓我耶。」遂殺之。同判大宗正阿虎里妻蒲速碗，元妃之妹。因人見元妃，海陵逼淫之。蒲速碗自是不復入宮。世宗為濟南尹，海陵召夫人烏答林氏，夫人謂世宗曰：「我不行，上必殺王。我當自勉，不以相累也。」夫人行至良鄉自殺。是以世宗在位二十九年，不復立后焉。

元順帝

帝於內苑造龍船，委內官供奉，少監塔思不花監工，帝自制其樣。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，廣二十尺，前瓦簾棚穿廊兩暖閣，後曰五殿樓子，龍身並殿宇用五彩金裝。前有兩爪，上用水手二十四人，身衣紫衫，金荔枝帶。四帶頭巾，於船兩旁下，各執篙一。自後宮至前宮，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，行時其龍首眼、口、爪、尾皆動。又自制宮漏，約高六七尺，廣半之。造木為匱，陰藏諸壺其中，運水上下。匱上設西方三聖殿，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，時至輒浮水而上。左右列二金甲神人，一懸鐘，一懸鈺，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，無分毫差。當鐘、鈺之鳴，獅鳳在側者皆翔舞。匱之西東有日月宮，飛仙六人立宮前，遇子午時，飛仙自能耦進度仙橋，達三聖殿，已而，復退立如前。其精巧絕出，人謂前代所鮮有。

時帝怠於政事，荒於游宴。以宮女三聖奴、妙樂奴、文珠奴等一十六人，按舞名為十六天魔，首垂髮數辮，戴象牙佛冠。身被纓絡，大紅銷金長短裙，金雜襖，雲肩，合袖天衣、緩帶、鞋襪，各執加巴刺般之器，內一人執鈴杵奏樂。又宮女一十一人，練槌髻，勒帕，常服，或有唐帽窄衫。所奏樂用龍笛、頭管、小鼓、箏、琵琶、笙、胡琴、響板、拍板。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。遇宮中贊佛，則按舞奏樂。宦官受秘密戒者得入，餘不得預。

演蝶兒

哈麻陰進西天僧，以運氣術媚帝。帝習為之，號演蝶兒法。演蝶兒，華言大喜樂也。哈麻之妹婿，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，故有寵於帝。與老的沙八郎答刺馬、吉的波迪、哇兒等十人，俱號倚納。禿魯帖木兒性好狡，帝愛之，言聽計從，亦薦西番僧伽真於帝。其僧善秘密法，謂帝曰：「陛下雖尊居萬乘，富有四海，不過保有見世而已。人生能幾何，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。」帝又習之。其

法亦名變修法。曰演蝶兒，曰秘密，皆房中術也。帝乃詔以西天僧為司徒，西番僧為八元國師。其徒皆取良家女，或四人，或三人，奉之，謂之供養。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，廣取婦女，惟淫戲是樂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，舞八郎者。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，皆在帝前相與褻狎，甚至男女裸處。號所處室曰暨即兀該，華言事事無礙也。君臣宣淫。而群僧出入禁中，無所禁止。丑聲穢行，著聞於外，雖市井之人，亦惡聞之。

[返回 >>](#) [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